

猖狂文人乃公民黨最佳拍檔

章剛

讀了練乙錚兩篇近作，感到物以類聚，像他那般的香港知識分子（眼下就有梁家傑、余若薇、吳靄儀之流），其特點就是自以為高人一等、獨具慧眼，站在所謂道德高地指揮腳下的群眾，把他們視作阿斗驅使他們隨着指揮棒搞得周天寒澈，顧罔群眾利益，只求一己名利，偶不如意則更罵街胡言亂語推卸責任。對這些人只想借孔子一句話贈之：「女(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論語·雍也》)誠望他們能改轍易轍願把一己的能力服務人群，為港人謀福祉。

自留地

香港大學徐立之校長表示約滿後不想再簽新約，但是會留任一段時間以便校方找到合適新人。這本來是平常的消息，但唯恐天下不亂者乘機炒作，把這事政治化。日前，一名素來就恣意反對政府攻擊中央的吹鼓手更在其踞作地盤的報紙上發表洋洋大文，借徐校長不續約之事，攻擊香港學術自由之風，更以此為引發出幾枝利箭，射向中央和大陸學者。他的謬文一出籠便受到各界尤其是來自大陸在港工作的學者的斥駁；但此資深反對派仍「趁機辯解」繼續放出謬論。本來，對這些「斗筲之人」不想浪費筆墨，不過對那輩法狂妄的勢態又頗不順眼，所以濡筆略評之。

惡攻特區政府和中央本性難移

練乙錚曾經在美國受訓並工作，回港後在科大教經濟學，然後任港府中策組全職顧問，也文武自視極高。2004年7月竟然赤膊上陣參加反政府遊行，遂被革職。此君惱羞成怒在報上連續發表十多篇政論《浮浮記》，對各方尤其是港府大施鞭撻。批特首董建華不學無術比布什更不濟；中策組劉兆佳被形容為酒囊飯袋般的書獃子；曾德成難以共事等等。當時我曾借這一掌之地《自留地》直斥其非，誰知七年後他惡性不改更變本加厲肆無忌憚在其踞地又連續發炮。

毀謗大陸學者為反對派搖旗吶喊

被中策組炒魛後，他揚言要買掉江湖自命脫俗崖岸自高。2007年又返香港任《信報》主筆，兩年後又劈炮，改任「特約評論員」以保持這陣地。據聞此君現已東渡扶桑謀得一職，以為易地而處，枳可以變圓橘，希望他可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九夷，不可棄之。」(《論語·子路》)但他本性難移，重施故伎。《談徐立之下台，論大陸學者》一文一出，立刻被有識之士斥駁，尤其是來自大陸的學者更為氣憤。理大閻洪、科大葛惟昆兩位教授都是過來人，對練之偏見及貶損痛加評論，練在報上回應雖表示自己的文章「寫沒好」但仍「趁機辯解」一番，重彈老調毫無悔意。《談徐》一文後幾天練又刊出《區選結果能擦亮誰的眼睛？》，與公民黨同一鼻孔出氣演出支持外備居港權大合唱，反對建制派隨之對中央攻擊一番。

數年來未見練有若何長進，這次觀其聽其言，實則是「狂催兩點，主攻一線」，而這「一線」就是他一貫的反港反中的黑線。他的遣詞用句是相當尖酸刻薄的，請看：「政治權力首次向學術發招、降伏高等教育；把個別政治人物不適當地放中心位置且抬舉過高；沒有自由，則學術不必高，搞了也是假的；中共虛殺所有不聽話的左中右知識分子、扼殺學術自由、學術尊嚴掃地、黨委治校的日子為時不遠；共黨治下萬馬齊喑……。」他利用818事件攻擊港府和中央對高等教育的控制和對學術自由的摧擊，這是第一點。然後，別

有用心地突然筆鋒一轉把第二點「論大陸學者」拿出來，其實「徐立之下台」與「大陸學者」風馬牛不相及，練所以如此安排實是項莊舞劍，以扼殺學術自由為名誹謗大陸學者為實。不由不想到這段時日練無路請纓，悲前路之連遭；有懷難助，慕東島之祿藪。大陸學者在香港嶄露頭角，成績卓著，國際知名，人所共知，醉心搞政治的所謂學者在香港沒有市場而要遠走他鄉，於是便大嘆：「民好惡其不同兮，惟此黨人獨異。」(《離騷》)

借學術自由推銷反中亂港黑線

為了推銷他反中反港的黑線，他強調學術自由即言論自由，二者不能分割。「社會科學的真理，最終要在社會上求證或反證……不能止於大學門口。」於是，經濟學家練某遂和搖旗阻街者一起衝擊政府去體現所謂學術自由。請問：自然科學的「學術自由」又如何？是否又要拿到社會上去求證？達爾文提出「種內鬥爭」，練某所以要特別針對大陸學者，挑撥與香港學術界的關係，從而「求證」那論點吧？「喝馬列奶水長大」的練某知否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裡分析過：「達爾文的學說剛剛得到承認，這同一些人便立刻到處只看到鬥爭。……有生命的物體的相互作用則既有有意識的和無意識的合作……因此，在自然界中決不允許單單把片面的『鬥爭』寫在旗幟上。」(《馬克思恩格斯選集》4卷372頁)正如兩位教授所言，大陸學者和香港學者都同屬一個學術共同體，和諧相處，為香港的繁榮穩定做出貢獻。

練某強調學術自由等同言論自由，而且不能止於校門，於是社會上的反對派和滋事分子也可以大搖大擺地跑進港大搞亂百年大典，事後還召開恍如文革的批鬥會對付校長要他下台，校長不簽新約便倒打一耙說「政權」逼走他。如此種種就是練某的「學術自由」，也是他們的「人權」吧。如果大陸學者或者真正的學者不和練某聲應氣求去搞政治活動，這些人便被認為是弱者和失去了學術自由。

《區選》一文除了繼續販賣反中反港論調外，特別表示支持反對派為公民黨打氣，尤其認為公民黨要堅持立場為「外備居港」保留一口正氣，然後又不顧歷史條件的大異把百多年前華工在北美賣命的血淚事實拿來比較今日外備在港工作的狀況，從而誣衊反外備居港的港人恰如昔日惡待華工的美國人。跟着又再彈他的老調攻擊中央：「若中共能在大陸廣泛落實（而不是嘴上說說），則大陸社會還怎麼不和諧，還怎麼烽煙處處、不斷發生成百上千人參加的『群體性事件』，傾龐大資源維護穩無濟於事？」說了這些誇張惡毒的謔言後，練某卻又恬不知恥地無端自言自語：「試問一眾像筆者那樣『喝中共馬列奶水長大』的香港知識分子，又情何以堪？」本老農只會有時在牛背上翻幾頁馬列著作，絕非喝馬列奶水長大。假如馬列奶水會培育出練博士這號人物，那也確是異數。

實事求是

清脆的「叮叮」鈴聲，低沉的車輪與鋼軌的磨擦聲，還有那深綠色的車身，不知不覺，電車陪伴港人已經過了一百零七個寒暑。香港電車服務，始於1904年，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純粹由雙層電車組成的電車隊。整個系統坐落在港島北面，原本路線是建設在海邊的，但由於歷年來不斷填海，電車線亦因而不斷向內陸「遷移」，可以說，看見電車路軌，我們就看見百年前香港島的原海岸線。電車線西至堅尼地城，東至筲箕灣，亦有支線伸延入跑馬地，是目前服務該區的唯一鐵路系統。

別小看這位集體運輸系統的老前輩，現時共有164輛電車，每天乘載23萬多名乘客，往返港島各地。與其他有軌道的運輸系統比較，載客量固然遠勝於山頂纜車及機場快線，與西鐵線比較，也不遑多讓。有見於電車是一種受大眾歡迎的交通工具，工聯會在年前做過一個調查，發現約一成受訪者以電車作為主要交通工具。有接近六成的乘客通常是在上下班的時刻乘坐電車的，而約有四分之一乘客則在周末或其他非繁忙的時段使用電車。至於選擇乘坐電車的原因，有四成的乘客表示是因為電車車票廉宜，另外，約四分之一的受訪者表示是因為上落電車方便。

雖然電車系統在港島矗立已超過一百年，仍然老當益壯，但時代的巨輪不斷前進，而電車的技術也在不斷進步。電車要保持活力，就必須引進新技術。最近，我和王國興議員，及一班工聯會的會員，聽聞電車公司正在為車隊進行技術更新，於是主動提出要求實地了解進度，電車公司爽快地答應了，並安排我們參觀位於西區海旁的電車廠。

電車已成為港人集體回憶

在訪問中，我們了解到公司正在逐步更新車隊，並引入了多項新設計，以改善電車的安全性、速度、噪音以及能源效益。此外，公司亦購置了新機器，以維修路軌，大幅度增長路軌的壽命，減少因更換路軌所造成的不便。公司亦正在安裝一套全新的控制系統，可以讓控制中心的人員知道每一輛運行中的電車的位置，透過通話系統，將有關訊息通知車長，讓電車可以較平均地分布在路軌上。此外，公司正致力發展一套電腦軟件，可以用作研究交通擠塞的地區，不同路面狀況對電車運行的影響。

最令我們印象深刻的是，這些具備新功能的電車，車廂是完全在香港用原材料製造的，每一個零件，每一個部分，都經我們香港工人的手，精心製作。而新電車的功能，雖然有很大的提升，但電車的外表，卻與大半個世紀以來所有的雙層電車一樣，線條簡潔而沉實。

我相信大多數香港市民，都像我一樣，對電車有着一份感情。電車已成為我們香港人集體回憶的一部分，然而政府對電車，態度卻異常冷漠，既不像對其他公共交通工具一樣，提供各種補貼，甚至最近特首提出資助長者及殘疾人士搭乘各種交通工具，亦偏偏遺漏電車，十分不合理。

我希望政府，能從保育的角度，為電車的長遠存在和發展提供必須的條件和協助。

潘佩璆醫生 立法會議員

獨一無二的香港電車

公民黨與「人社」根本是一丘之貉

美恩

今日的公民黨，已「今時唔同往日」，他們已經不是「唔憂嫁」的「索女」，而是連「貼埋大床」都無人要的「剩女」，何秀蘭之流「有眼無珠」，擺住執草當寶，以為勾結公民黨便會變得高尚，她並不知道，公民黨的亂港旗幟是相當鮮明的，他們與「人民力量」、社民連都是激進反對派，反對派將公民黨納入他們之所謂聯盟，只會得到「陀衰家」的結果。公民黨像一堆人見人怕的老鼠屎，可以把整窩粥弄臭。

反對派於剛結束的區議會選舉中稍為失利，即把敗選因素歸咎於未能與激進反對派劃清界線，其「飯盒會」召集人何秀蘭表示，他們將於日內正式與包括「人民力量」等「分道揚鑣」，組織新的反對派聯盟，藉此令支持者可以更清晰地分開他們與激進反對派。她並指，從過往經驗看到，部分反對派對某些問題立場有差異時，就遭激進反對派攻擊，確實對支持者造成混淆云云。

反對派非因狙擊致敗

從表面上看，「飯盒會」的決定是相當正確的，正所謂道不同不相為謀，誰甘願與流派為伍？但「人民力量」今次派出62名參選人狙擊民主黨、民協，並不是反對派區選失敗的主因，而「人民力量」等激進反對派亦沒有對支持者造成混淆。就以民主黨為例，他們在今次區議會選舉之中，成為「人民力量」的主要狙擊對象，他們甚至派出「明星」級參選人陳偉業力阻民主黨主席何俊仁當選，而前者為了盡攪選舉更加進駐車站外圍，後者為了息事寧人甚至要放棄「要塞」，跑到其他選站為黨友拉票，如若何秀蘭的邏輯是正確的話，何俊仁根本是絕無勝算的，而陳偉業所得的選票亦應該不比何俊仁低，但結果何俊仁得到1876票，而盡得地利的陳偉業只得到300多票，何俊仁順利成為屯門樂翠選區區議員。從這個鮮明例子看，行動激進的反對派，並未有對支持者造成混淆。

至於令支持者卻步之論說，同樣是不成立的，民主黨雖然在區選飽受「人民力量」狙擊，但在受狙擊的地區之中，其得勝率是40%，反而未受狙擊的地區只得34%，可見「人民力量」不單沒有將民主黨大佬拉下馬，反而可能鼓動了他們的支持者更踴躍投票，搞出個鹵蚌爭相，蚌肥得利的奇局，十分諷刺。

從以上的例子看，「人民力量」的狙擊行動，並不是反對派今次區選失敗的主因，他們並沒有令支持者感到混淆，因為他們是事先聲明的、明刀

明槍的，選民十分了解。真正令支持者感到混淆的，並不是立場鮮明的「人民力量」等激進反對派，而是棉裡藏針的公民黨，他們表面上溫和，實質上比社民連、「人民力量」還要激進，社民連所針對的，是建制派，他們聲言要「踢走保皇黨」；「人民力量」所針對的，是支持政改方案的民主黨、民協，聲言「票債票償」；而公民黨所針對的，則是全香港市民！

公民黨難掩其激進本質

公民黨為了一己私利，唆使其義工、東涌綏援戶朱綺華女士透過申領法律援助港珠澳大橋香港路段的環評報告提出司法覆核，令工程有所延誤，政府因而要付出多65億公帑以補償成本漲價之差額，即是令每名香港市民白白損失一千元；公民黨的資深大律師李志喜主動協助三個菲律賓外傭就居港權提出司法覆核，一旦政府上訴失敗，合資格申請成為香港居民的外傭有12.5萬人，而其家眷估計有50萬人，將會為香港的教育、房屋、就業、福利等方帶來沉重負擔，而居港權亦令僱主與外傭之間的關係出現變數，令僱主們憂心忡忡。有調查顯示，反對外傭擁有居港權的市民有99.5%，他們絕大部分都知道，牽起這場風波的，是吃裡扒外、禍殃殃民的公民黨，此所以今次區議會選舉，公民黨在沒有「人民力量」狙擊的情況下依然是慘敗收場，而有份參與那場違憲、違法、令香港損失1.26億元，所謂「五區公投」運動之陳淑莊亦在今次區選中被選民唾棄。

今日的公民黨，已「今時唔同往日」，他們已經不是「唔憂嫁」的「索女」，而是連「貼埋大床」都無人要的「剩女」，何秀蘭之流「有眼無珠」，擺住執草當寶，以為勾結公民黨便會變得高尚，她並不知道，公民黨的亂港旗幟是相當鮮明的，他們亦是激進派，反對派將公民黨納入他們之所謂聯盟，只會得到「陀衰家」的結果。公民黨像一堆人見人怕的老鼠屎，可以把整窩粥弄臭。

「華爾街清場」隱喻美式民主的尷尬

張敬偉

據媒體報道，當地時間11月15日凌晨1點左右，美國紐約上千名警察頭戴盔甲、手持盾牌突襲了「佔領華爾街」運動的大本營祖科蒂公園，並成功驅走了全部抗議者。在清場行動中，至少有70人被捕。整個過程僅僅用了3個小時左右。在紐約當局眼裡，清場行動幾近圓滿。

「佔領華爾街」反貪婪腐敗

「佔領華爾街」從9月17日開始，接近2個月的「佔領」運動，幾乎蔓延至整個資本主義世界。這一情景，讓人再次明白了一個顛撲不破的真理：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全球金融危機始於華爾街，從此造成了全球經濟的沉淪。雖說危機的重心轉移到了歐洲，但是美國經濟復甦無望，宏觀經濟的低迷影響了普通美國人的生活。危機以來，美國人不得不節衣縮食，不得不為飯碗為房貸着急，甚至改變了借貸度日的生活方式，像中國人那樣開始學着儲蓄。尷尬的是，美國的失業率一直徘徊在10%左右，讓人看不到願景和希望。正如芝加哥聯儲主席查爾斯·埃文斯14日所言，在最好的情況下，美國經濟增長仍將不足以降低美國的失業率。這一切，不由讓美國人聯想到痛苦不堪的1930年代的大蕭條，讓美國人生活方式改變的恰恰是貪婪的華爾街，他們帶來了危機，但華爾街的金融大亨們依然享受着紙醉金迷的生活。

由此，美國人認為，美國的金融體系是為富人和公司牟利的，而這對普通美國人是不公平的。因此，美國人才會掀起「佔領華爾街」的示威運動。他們以祖科蒂公園為據點，也確實佔領了華爾街，甚至蔓延至全美國和整個西方世界的群眾運動。但兩個月的轟轟烈烈「佔領」，在警察們3個小時的清場下就作了鳥獸散，凸顯這場運動不過是美式民主的一場遊戲一場夢而已。

美式民主的確讓人詭羨，誰不滿都可以嗆聲、遊行，甚至大罵總統和政要。但是，這



美國紐約警方突襲「佔領華爾街」運動大本營，進行清場行動。

種民主也是讓人們出一口鳥氣，發一番牢騷而已，根本解決不了任何問題。其實，在風起雲湧的「佔領華爾街」運動期間，美國政媒兩界並不那麼寬容，剛開始是視而不見，後來就是將其形容為「小打小鬧的街頭話題」，有些政治人物甚至稱民眾是「刁民」和「暴徒」。美國警方清場則意味着，當「佔領華爾街」延燒為威脅美國政府的群眾運動時，作為國家機器的警方不得不採取行動了。

美式民主雙重標準

這也說明，美式民主和敘利亞、埃及、利比亞處理群眾示威的方式並無本質區別，只是暴力含量上的多少而已。只是，來自這些國家的群眾示威運動，被美國政媒兩界看成是絕對政治正確的民主，給予無限的支持，甚至不惜軍事介入。

當然，美國政府在全力運作和對民眾的態度方面，較之那些卡扎菲和穆巴拉克們更為

聰明，他們懂得權力分享和分肥，他們曉得用民主來紓解民怨，但是在恪守利益資源和權力堡壘上，卻也異曲同工。愚蠢者被趕下台甚至橫屍街頭或銀鐐入獄是罪有應得，但聰明者同樣揮舞大棒還把自己裝扮成民主自由的化身，則更為虛偽和狡詐。

其實，和阿拉伯世界反獨裁的民主運動一樣，美國人反的是金融寡頭，而華爾街的金融寡頭們，在把美國金融體系搞得坍塌之時，美國政府不是照樣把注海量資金予以奧援。這足以證明，美國權力和華爾街是利益共同體。正因為如此，美國人「佔領華爾街」不動了華爾街金融大亨們的蛋糕，也動搖了美國政府的權力基礎。如此民主遊戲，自然會偃旗息鼓。

美國人並不服氣，搞不好還會再來一次「佔領」，但只能發發怨氣解決不了實際問題的群眾運動有何意義？純粹為了詮釋美式民主？美國人也夠搞笑的。